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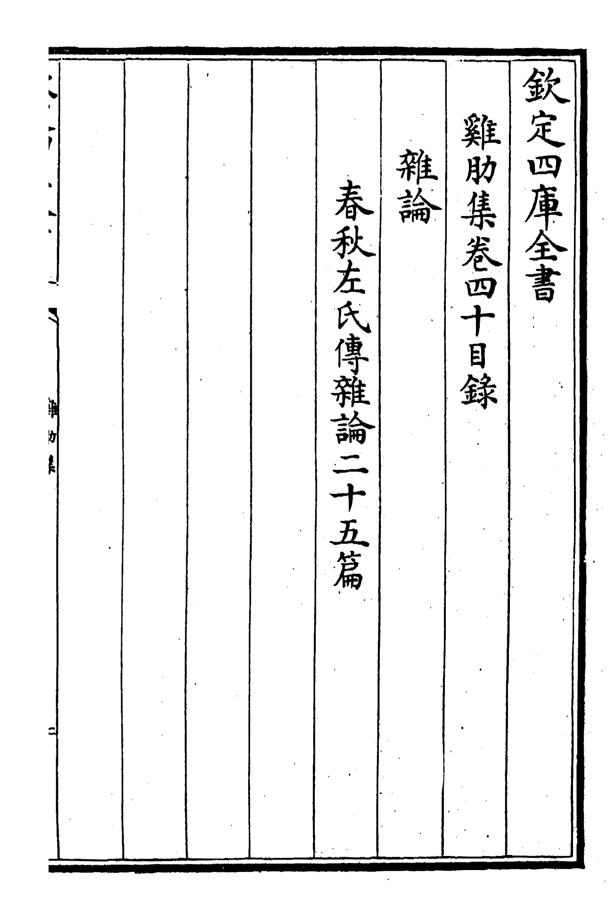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貢生臣周世燦

謄録監生臣劉豊



雞肋集卷四十目錄

雜論

雞肋集卷四十目錄

雞肋集卷四十

宋 晁補之 撰

春秋左氏傳雜論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 云云 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注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薨在二年

右隱元年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賵於葬後宜有之也而子氏未薨無故而并歸賵此爲難知抑侮

耶詛耶它國赴告之不一而誤耶求周之所以然者而莫得而人情無容如此也侮詛則周之不君甚矣言豫凶事非也誤則周之無政極矣言豫凶事亦非也不君無政則又何暇論禮與非禮之間哉言非禮亦非也葢此元年七月也而子氏以二年十二月薨相去不遠杜氏以長歴推經或言日誤或言日月必有誤者不一安知非策牘脱亂而傳忘夏五之疑杜又信傳而不核其然歟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右隱三年周衰徙以虛器位諸侯上而周又最弱質固宜也然王而與鄭質鄭也而質王則無王與不臣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先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王可矣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

禮又焉用質是周鄭敵也非先君子之言也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右隱十年經書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師於郜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杜預云齊鄭後期而傳言鄭入郜入防蓋鄭後至而得邑歸功于魯魯受而不辭故書取也按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

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恭故從君討之許旣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預聞迺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是魯與齊鄭連伐宋伐許而同勝之齊皆不取魯取宋邑而讓許土鄭以宋邑歸魯而得許不有也鄭莊公爲有禮且正宜矣隱公賢君也知讓許土而不嫌於取郜防豈其心哉葢許國也郜防邑也人情於大者則不敢貪而辭小者

則易而受故三國有功而魯獨失惜哉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右桓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其弟克辛伯告王而殺之元惡得戮義無可悔而傳乃以謂辛伯嘗陳四者以諫周公弗從故及於難夫使子

儀作亂以累周公周公無辜而及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爲惡而自禍豈但前弗從諫之咎傳意非也

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大子忽）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母皆寵）弗從昭公立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子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又十五年祭仲專

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又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又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右桓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傳趙穿弒君而春秋書趙盾弒其君爲亡不出境返不討賊而仲尼善盾以其爲法受屈也祭仲立昭公又廢之

立厲公又逐之至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又假手於齊而殺之復立子儀人臣而改立君者四然而春秋不書其罪當時稱以知免何耶盾之力足以全靈公而靈公欲殺盾不獲而見弑弑非盾爲而事由盾起故盾被惡名而不辭若祭仲自昭公之未立也固已諫其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也昭公不從而及此其廢昭而立厲又非已志宋實刼之若曰喪君有君社稷無隕多矣是仲之心也

至高渠彌立子亹齊人將誘而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亹無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既簒立爲君矣石碏亦安得使陳人丼石厚殺之哉石厚之黨於州吁猶高渠彌之黨於子亹也石碏敎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二人殺之祭仲安得而預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爲社稷亡則亡之爲社稷死則死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祭仲石碏晏平仲易地

則皆然人謂其以知免而仲曰信也者知其不可辯而可受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而范甯非之曰是神器可得而窺也夫鄭之亂非一人之力可爲也祭仲固前言之矣宋旣劫之非其死所而三公子又自爭立以及於難祭仲何罪乎卒之逆子儀於陳而立之以存鄭者祭仲也則其本心可見矣馮道在五代時歷事異姓而不預其難惟其草昧力相篡奪道以爲不足死而勢不得去故易

世更主依違而獨全而世不加惡於道或恕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幾乎祭仲之以免者非耶然則要極而言之何如曰君子遭此爲不幸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譛富子而去之富彊者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右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士蔿對伐虢

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偪則有道以裁之矣而無故敎其君以滅宗黨戕支傷本如是以爲彊公室耶實弱之矣獻公知患其族而不知患其子身死而諸子爭立禍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愛子也皆爲世大戮葢其事好還也非天啓文公晉其可望血食哉來俊臣輩敎武后誅唐

宗室而后亦不自戕武氏黨故士蔿之罪深於後
人
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
矣遂奔晉
右閔二年孟子論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而
吳起亦言數勝以亡者衆善哉舟之僑之觀國於
其得志焉而憂之可謂知矣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公使讓

之對曰寇讐之保又何愼焉云云退而賦曰狐裘尨茸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右僖五年士蔿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子皆無罪而以爲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驪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賢乎當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啓禍不然知三年知將尋師焉則無築可也築而不愼坐觀晉隙若非已任者而退有後言以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

奚齊卓子乎而二公子何預爲臣不忠慢君誤國

其罪大矣惡後之人眡其浮詞而不要其衆故辯

之

夏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云

云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

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云云

右僖九年葵邱之會天子初使賜胙齊方霸諸侯

未有大失而宰孔徒以其勤遠畧知終在亂遽勸

晉侯以無會其智遠矣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云云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右僖九年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羣公子晉事可知卒以驪姬之子屬荀息荀息賢乎公子有當立者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立不然辭勿傳以直匡君可矣傳非所立而許之死非也而又終欲以復言爲忠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然則不義以爲信雖孔子猶不復也陳平亦嘗許呂后以王諸呂無不可者王陵駁怒而詰之而平不盡語以其心也及產祿已王乃與周勃舉兵而誅之後世不

曰陳平無信以謂信不近於義也夫必以安劉氏爲忠則不以不忠於吕氏爲不信也忠所在義也義所在信也雖然陳平何足言哉智足以及之而已嗚呼曾謂荀息不如陳平乎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王子帶也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秦晉納王王入于

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

右僖二十四年襄王辟母弟之難棄王城而處于氾曰寧使諸侯圖之卒用秦晉得入而後殺帶襄王之於待其親者亦足矣晉惠公之立雖非國人意而惠公卒懷公立重耳未入也入而殺懷公則遽矣諸侯之欲納重耳皆是也盍亦使諸侯圖之不可哉文公於是有愧於襄王矣唐太宗亦與建成爭立太宗始造唐者也雖欲不有天下天下其

捨諸難起而避其兄天下猶當求我而不置何至

援弓矢戕骨肉乎然則周之所以益弱而愈存雖

文武之澤未竭亦其子孫義有以持之也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覊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

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功爇僖負覊氏

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

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云云乃舍

之殺顛頡以狥于師

右僖二十八年犨顛犯君命驕己功爇无罪快心忿亂莫大焉刑皆無赦者也晉侯誠愛犨之材耶則不以不病故生而病則重躋之死也曰病將殺之此何理哉顛之材則又未知其孰與犨也其不及犨乎則自其材之分於取死何增損哉罪鈞而材異舍一而戕一恩威胥失矣是役也祁瞞奸命舟之僑先歸皆殺之傳曰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蓋言瞞僑與顛也夫殺瞞與僑自軍

政之常而至殺頡則刑固已不平矣何所示民而

民服哉傳之失誣非君子之意也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

公爲會而封異姓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非禮也與衛

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

右僖二十八年貸史而託神欺也利在復國忠也

事順而辭恭禮也行一欺而二善得侯獳有焉淮

南王書曰子貢詐而全魯詐不可以爲恒弦高誕

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夫道不可遵而功有難廢故二子所以全存二國之名至今語曰屈寸而伸尺君子爲之小枉而大直聖人行之也

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右文元年是役也晉襄公伐衛先且居曰効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此近于轉敗

而爲功其舉得矣衛求救於陳陳救之敎衛伐晉以示有餘慮勝而會可也而傳言君子以爲古者越國而謀夫越國而謀其舉固有可否不然凡鄰國以利交而權合者皆古也可乎哉杜預尊傳於傳之失不直攻之以爲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衛之禍陳啓之也預之言乃庶乎古

戰於殽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

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云云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右文二年瞫之失右也茍自謂黜而宜則亦安之

茍自謂黜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先軫何所受怨

哉自以未獲死所而往馳秦師豈死所也哉若恥无勇乎則挺然以身投兕虎亦勇也是匹夫之剛也狼瞫而君子孰非君子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右文四年此晉襄公事也春秋之時諸侯以彊并弱得一士而可以弱一國人所貪而不捨者也何有於良盎孔達嘗帥師伐晉不量力而干霸主故衛不得已而執達以說晉而襄公乃矜其國之良

而捨之猶有文公之餘烈賢哉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云云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右文六年趙孟晉賢臣也立君國大事也已爲政與大夫謀而賈季實干命不能討季而止樂樂至而又殺之樂何罪哉徒曰旣不立則雖欲无殺不

可得慮後患可也然晉於是乎始衰矣

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且謂趙盾能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云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云云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

右文六年盾爲政晉始有政然而賈季專立公子樂既不討又擅殺陽父亦不討僅能歸罪續鞫居

異哉夫陽處父以能上盾公也賈季怨易班而害處父私也盾自以不足當政耶則去之苟無愧于公而季再逞私盾力不足以禁又送其帑无政莫甚焉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吕郤之難乃多與之徒云云趙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右文七年宣子始謀之不臧既逆公子雍而殺公

子樂矣患穆嬴又背先蔑拒公子雍而立靈公我則無信秦何所負哉不得已稱兵而禦秦愧矣而尚以先人謂有奪人之心無愧矣哉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惠伯也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右文十八年襄仲以敬嬴故殺適立庶叔仲初不

可是也既立宣公而詐以子惡之命已可以逃矣知非君命而以君命往死之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嗚呼惠伯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注宣公簒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右宣元年文子不納莒紀僕之逆陳義甚高賢大夫也而襄仲弑君立君惠伯不避難而往死行父不能死亦不能正也又以身往賂齊而請會嗟乎不幾所謂然則從之者歟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貳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

國討我則死之注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晉以衛之救陳

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衛殺其大夫孔達

右宣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背盟以干大國罪也

然春秋時諸侯曰尋盟盟未必善善未必信也背

盟以干大國其罪小遵先君之約不忘與國而救

之知利社稷寧以死塞責其忠大孔達賢哉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注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

右成二年戰欲殺敵無問其人矣而頃公自以不射其君子為有禮用此敗執此與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同意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

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云云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云云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云云長魚矯以戈殺之尸諸朝

右成十六年十七年人臣無外交郤至事君无貳

而在桴鼓之列受楚王之問荀以為禮而忘義忘義安取禮故其後欒書之讒得入夫為禮而不圖終尚以貽禍而不足成名况非禮也哉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賔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右襄八年晉霸業衰與楚爭鄭干戈日尋魯畏晉

彊徒欲成晉志而嫁禍於鄭鄭何罪哉武子賦彤弓以諛晉而宣子不度其君之德不量其國之力而受之自以爲得可恥而不足榮傳猶曰君子以爲知禮若魯無君子者以爲知禮可也

雞肋集卷四十

雞肋集卷四十一目錄

雜論

春秋左氏傳雜論二十一篇

雞肋集卷四十一目錄

雞肋集卷四十一

宋　晁補之　撰

春秋左氏傳雜論

楚子囊曰令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右襄九年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孟子以

謂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葢貴老敬長所以訓孝弟而賢能所在不必老長是以晉政類能少者位上羣臣樂推彊國罷爭才之所在不繫乎年也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

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右襄九年國君十五而冠而魯君以年則十二年耳未及冠也武子對晉侯之言則是而廹於盟主之威不暇守其言至汲汲焉即它國之廟假同姓之器而行禮若不及竢返國者以謂禮耶非禮矣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云云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

盜腐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宫盜衆盡死

右襄十年子西子駟子也子產子國子也子西之才不及子產不待此而知也均人子也盜戕其父聞難匍匐遑遽而往猶恐不及而責子西以不儆善子產以庀完此豈雍容時耶傳失之矣且言國事則三執政喋血朝廷言家事則父暴尸衢巷而咎臣妾之逃悼器用之喪豈但鄙細不知務而已

哉

宋華閲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呉云云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葢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右襄十七年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卿不忍非國恥葢國弱也國弱斯恥矣左師向戌爲賢乎則欲靖國而縱有罪何哉既謂君舍之矣而過必騁以

示惡之奚補

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右襄十九年宣子以事其子吳自誓而猶視而懷子以嗣事於齊禱之則瞑故宣子自以爲淺期偃

也然宣子懷子皆晉之望也譬巫覡妾婦撫尸喋
囁何其妖且鄙哉栢譚言病而目出初死目未合
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
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
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
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
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注明

年楚滅
舒鳩

右襄二十四年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僞逆二子
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其
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
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
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子馮以之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
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

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右襄二十五年吳人輕而無謀自古記之矣孫堅孫策皆無王霸器堅輕騎從敵策暫出遇仇俱以輕敗雖賴周瑜魯肅輩輔權嗣立亦權稍持重故卒建吳國也

鄭子展卒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飢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

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右襄二十九年展皮私施以収民而取國政罪也司城慕而效之皆權臣自培禄去公室之道也夫請於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之譽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爲大夫之無者貸

以家擅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仲尼曰魯自此不復贖人則貸而不書使後不貸之道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仲尼曰孰謂微生高直則爲大夫之無者貸不直之類也又田恒驟施以有齊國古之姦臣多託此以収衆幸而不亡而叔向以謂其後亡者何哉施而不直其干民譽多矣君子以謂不免於罪而叔向以謂樂氏加焉何哉不然彼皆不知此特誠心憂民而卹

之可矣然君子猶避是名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注畏其作亂故寵之

右襄三十年以子產之賢察伯石之偽而惡之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已位何也以謂廢之則力未可爲若恥與同列而已自去耶則鄭不可以無子產故寧少假焉且與之偕而不自失爲鄭國慮

故也嗚呼君子之馭小人有道抑孔子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產其懼此矣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注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注子晳公孫黑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云云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放游楚於吳鄭爲游楚亂故公孫黑彊與於盟

子產弗討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諸大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之曰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云云昆弟爭室而罪二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右昭元年子產爲鄭叔向爲晉晏嬰爲齊皆三國之季世而晉齊甚焉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及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

欲實難卒與之夫爲政而令不行於公族至有所欲使而用賂國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爲此抑可言矣子南子晳之爭子南直也若罪其用戈則子晳先櫜甲往殺子南矣子南用戈但應之也而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子南杜預以謂力未能討而歸罪於楚非權也不得已而用最下之策也雖後子晳彊與於盟亦弗即討則其恐可知矣及子晳獲罪然後方數以大國之事未爾討而摘其昆

弟爭室至此則晳之直安在哉以至棄遽而至廹以縊死則子產之本心可見矣故曰爲政而令不行於公族國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爲此抑可言者惟初恐而后決始逆而終伸事定國靖而衆方知其心是乃子產以爲賢而稱於孔子也昭元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云云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政在家

門民無所依夫以鄭晉齊三國有臣若是然至世微政去皆不能救鄭未裂於彊臣子產其猶區區焉因事正之晉齊將亡賢如叔向平仲特相與私語而太息豈不哀哉雖然二國所以未遽亡亦曰有兩人者在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云云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

從為之徵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云

右昭六年向戌知栁與亥之詐亥又徵其兄而戌身為左師不能為國討罪既許亥代之矣尚面誚責陳詩揚義亦何為哉前此宋華臣亦暴其宗公欲逐之而左師不逐但過門必騁而已與此事終始意同傳載其言不足賢也

楚子享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疆聞之見
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
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公懼乃反之
右昭七年薳啓疆諫楚君以毋辱宣子叔向而恥
晉國道聖王所以務行禮陳誼甚高蓋賢大夫也
抑兩君相見問以弓矢物之至末者也何足道哉
楚子悔焉而啓疆詐魯以還之君吝臣欺何以爲
國彼哉彼哉

楚王縊于芋尹申亥氏子干子晳皆自殺弃疾即位平王也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注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注善其有權

右昭十三年春秋之時諸侯以詐謀相幷不可勝言弃疾從于亂以得楚無異於篡未可以正義責

也然始即位而知楚取鄭邑之過欲歸之設非其本心猶爲詐善枝如子躬忠耶王弗致猶將勸之遣致而弗致違君命以濟其諛欲誣鄰國以開其怨隙何以善其後哉諸侯是以知楚之不競也傳言弃疾令德有民然不足以知枝如之爲罪執手而悅且親之異於得原失信遠矣商於六里張儀之徒所以誤鄰國攜人心而杜預善其有權預亦非也

晉成虒祁之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注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竝徵會告于吴云云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云云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

右昭十三年子產鑄刑書自謂以捄弊而叔向貽

書切責以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其辭甚美子産
屈之夫子産之治雖愧先王以權一時良不得已
而叔向尚以叔世過舉誚而非之若晉之衰又甚
於鄭侈成虒祁而不能諫諸侯皆叛而不知圖合
衆示威以誣先王朝會之意而不知恥似非叔向
之爲也杜預云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
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諺慝宏矣而叔向
不惟信邾莒之厚誣沮子服之正論至耀車甲之

多曰雖以無道行之而可畏夫紂豈車甲之不多而亡哉葢無道而可行自古蔑有且晉誠已衰不可復興爲叔向者尚當區區以道維之姑教其君儉以守已信以待鄰雖微未亡也若侈内而暴外以暫屈人而爲彊所謂攘臂而仍之其技窮矣

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注戴華氏桓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右昭二十年傳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至哉言也術如梓慎望氣而知它國之祥葢天地不能隱其情然不足以知其人孰當之也至昭子聞梓慎之占則知其禍在華向竟如昭子言然則吉凶由人氛能兆之非氛所爲也抑昭子可謂儒矣

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

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右昭二十年世世皆罪楚平王之信讒奪婦賊殺不辜而多伍員之忍詬含恥卒報平王益聲烈光於百世而如存而獨申包胥謂爲已甚揚子雲亦論而非之然以員事言之鞭尸藉館未爲已甚而始干吳王僚以伐楚而病公子光之不從若退而別求所以報楚尚或可也而知光欲簒至進刺客陷人殺君成已報父人誰無父僚何辜焉豈之人求

子者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其言悲矣員誠
以其父故不假避此而罪則當爲世大戮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
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廼止士伯曰寡君以爲盟
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
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右昭二十四年晉以邾人之愬執叔孫婼館諸箕
自以不敢廢周制不肯與邾大夫坐禮也恥以貨

免而爲不解獻子之求冠進其兩冠外弗與吏人之請犬殺而與食至於中豐以貨如晉將欲免已尚以計畱豐見而不出觀其意蓋義重於死如此以謂已行人耳何所獲罪不幸而死顧不失義可矣其所館也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蓋處死者素定其暇豫又如此也及士彌牟將逆已而歸而已不知謂將殺已陰戒其踁幾害彌牟異哉夫能忍無罪以死而不忍以計自全可謂義矣至疑彌

年來害已而欲戕之義安在哉始則不畏死終則欲拒命以死嗚呼其終始相迕不可知也已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云云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云云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右昭二十七年詩稱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讒人之可嫉而難去如是而沈尹戌一言以殺二讒安子常靖楚國於舜之功二十而二矣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云云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右定九年鄭自子産鑄刑書而叔向難子産固自

以救世鄧析又改為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鄧析
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改作王制之所誅夫天
下無王而諸侯有政能使亂人不得作是乃駟歂
之所以為賢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析雖邪竹
刑有時而或用不以言取人故鄧析雖能為竹刑
不足以救死而傳載君子之言謂子然不忠夫子
然可為忠矣誅一邪臣不過忠於鄭去一亂人之
雄忠於先王後世之人多矣而又以謂苟可以加

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夫謂之邪矣何可以加於國家哉召伯之恵政在民其人賢故民愛而存其甘棠用其道不弃其人若召伯可也以比竹書異哉李斯爲秦立法漢滅秦亦因之不害於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善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弃得乎哉又列子載鄧析被殺事異而意同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産爲政數難子産子産屈之俄而誅之以謂鄧析非能屈子産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雖不云駟歂殺之要鄧析之不可不誅列子亦云爾也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不對佗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佗子且君没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右哀二年自古諸侯之子不當立無妄而求者多

矣夫郢父在許之而不敢承父没母立之而不肯立郢之賢且智盖子臧季札之義也或曰畏禍夫一臂重於一國身貴於天下易知也利在於目前禍伏於事後難知也孟子曰茍非其人以簞食豆羮見於色至蒯聵與輒父子爭國而郢超然立於無過之地郢之賢且智盖子臧季札之義也

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

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右哀十一年杜預注魯非無壯士季孫不能使是也雖然不狃當伍非將帥也恥誰不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爲賢而不止亦可也徐步而死以爲勇乎則不戰以爲怯乎則不走勇怯無當特怨乎不以而捐軀非以爲名也是役也孔子得三人焉孟之反殿而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孔子曰不伐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而

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汪錡死孟之反冉有不死皆見稱於聖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稱之不然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

雞肋集卷四十二目錄

雜論

西漢雜論二十一篇

雞肋集卷四十二目録

雞肋集卷四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西漢雜論

德爲宗正雜案上官氏葢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葢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爲受譚寃訴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

州刺史歳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賜爵關内侯

右楚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傾天下德畏其盛而懼婚此在常情不能無望也御史承指誣德以誹謗詔獄而德惟良折獄用御史力至免爲庶人此在常情不能無説也然德拒疏已而光不放於利而不怨御史阿已欲而光以説之不以道而不説抑光可謂賢矣以是持滿雖百世不傾可也而坐牽於孽妻之愛恐許后事不白以是

負天下至於覆宗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亦光
不早辯顧其勲名哀哉
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
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
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令道路人聞望之
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
是大不然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
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

重罪繫按道矦韓説諫曰前吾邱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寛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寛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寛者也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宏恭奏望之

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毁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復誅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使子上

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向附傳向以宗室良欲盡忠於主而嫉恭顯許史輩懷姦害正若力能肆諸市朝猶君子之所與也非私也且向之言曰昔孔子與顏淵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向憂望之等復退誠無邪心然已預焉故不敢自為上陳之而

教其所親上變雖本無邪心至此而不幸欺矣向
誠內省不以爲嫌然自爲上陳之而意不免乎便
己且上安能無嫌而必聽哉從妻言之爲妬妻雖
俚人語其變人心必也抑君子能爲可用不能使
上之必用若夫成功則天也向如彼何哉或曰智
者術之原此術也奈何曰欺曰君子之用智不得
已而至於術猶託之正是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
可行在君子爲術在聖人爲權捨曰正而出於欺

雖濟君子恥諸況不濟何以自免於邪不惟其欺不可爲而已抑姦人得以藉其口於主曰彼自謂正而正如此後何以復信於上哉此恭顯所以得因是陷向而向辭服又不惟其能陷向而已卒并望之遣子上書事見治而殺望之自向爲之也雖然元成禹非朋恭顯者也若曰向誠忠於國家而慮不聽乃欺若此治其欺可也而曰前欲毁離親戚爲臣不忠夫向不爲忠孰爲忠邪二子漢儒宗

猶畏恭顯竊位患失而鄙如此況其下者乎

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陳平嘗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云云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產祿迎文帝天下後世皆知其為平勃朱虛東牟之功謂賈有遊談之助耳雖如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已而謂章與興居始謀立齊王猶詘其功然間一歲終立二人為王至賈之功則無一人為言之文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百發百中而方其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微賈發之安知與勃深相結使彼不疑而後可與成功哉管蔡之事斷可見矣聖如周公賢如召公而召公不

悅故周室幾危況勃椎少文昧於慮始安能不疑
平而覩未萌以成至計哉然賈一言而兩人成謀
社稷之計出其掌握去產祿如莧陸之易措劉氏
如太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哉然平
始起微時有功當賞不忘魏無知高帝固以爲不
背本者及此智窮計困得賈一言而免深禍成大
勳事定國安而已佚樂顧忘賈本圖不聞其爲上
言之上亦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翛然事外樂以

忘利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陸賈以之
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
廼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
何以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
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
辟陽侯乃奉百金祝云云或毁辟陽侯惠帝欲誅之云
云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閎籍孺從其計言帝果
出辟陽侯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王孝文

聞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建遂自剄

右朱建傳第十三陸賈自喜畫策而朱建又尚氣節兩人爲此皆其性所不能已也然賈亦善建故哀建母死不葬乃以計動辟陽侯使助建喪建以母死不葬故德賈之惠迺以誆恐閎籍孺使免辟陽侯死此其情也而辟陽侯閎籍孺兩人皆行不正賈建與通計議甚汙可鄙者若曰賈爲人喪建爲母死儻可以免然君子之與人交惟無以利爲

哉將無所不至也

婁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云云

右婁敬傳第十三敬之見在漢五年然漢楚之爭蕭何曹參韓信張良陳平竝從漢王方是時婁敬何在耶天下已定於漢諸侯王將皆封而敬始爲戍卒脫輓輅而獻計謀豈愚於前而智於後哉人才各有所長當分裂擾攘之際戰攻成敗間不容

髮智者獻謀勇者獻力有如蕭韓張陳竝以人傑馳騁而興漢敬之才不足與於其間也漢已有天下而長治之策未立敬於是焉出矣勸都關中則良平之所未發而敬首陳至羣臣爭言都周然後張良乃從而明言其便竟建西都諫伐匈奴則良平之所不慮而敬獨疑至白登見圍七日然後陳平廼從而計賂閼氏僅以得解則是敬之二議蚤圖先見皆良平之所未思也又敬之所陳凡三事

皆有先後始議徙都以安國本國勢既足獨憂四夷故中勸高帝以結和親論可以毋戰而漸臣者和親既成外患斯弭故然又勸高帝徙六國彊族以實關中為彊本弱末之術如是漢業成矣而高帝盡用其計漢以大治傳祚四百故敬之功不滅漢初起佐命功臣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

奈何棄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云云

右叔孫通傳第十三原廟非古也自通啓之且子孫棄宗廟道上行不可也則亦壞之而已本爲復道不爲原廟百姓皆已知之矣奈何復教人主使欺百姓以取是名乎夫人主行無過舉改之可也文之非也

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

右叔孫通傳贊第十三禮樂廢叔孫綿蕞草具於介胄中世儒末習何足為一王之儀然秦滅詩書繼以高祖惡儒士功臣又皆武夫屠販之流或殿上飲酒拔劒爭功幾何不覆而亂哉通因時制宜度高祖所能行以漸革之漢卒稱文治通於此功亦多矣觀通始徵魯兩生兩生不肯行以為禮樂必百年積德而後可興通以謂鄙不知時變棄而不取然則通雖祖散亡殘缺之舊忘小不備姑取

而有之而漢卒賴焉文理以興雖謂之成一王之儀可無愧也

厲王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褎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除賊報母之仇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辟陽罪應大戮不止於三而諸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文帝知辟陽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爲母報仇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寛矣内假手於人以去元惡而外不害親親之仁寛之可施術莫尚此然而竟以是驕淮南使速敗故傳曰寛難

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文帝重自切責之令薄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

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云云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厲王驕不學問未可以義理

動也昭緣君命為書切責以天下公法懼之可也

今先稱所長以順適其志而后數其罪意誠是也

然人臣而以聖人奉之其明者耶則懼不敢當知

禍之不可勝矣其暗者耶則益驕無乃曰人謂我

聖我固自聖是促之亂也昭詞非也

迺遣長載以緇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云云臣恐其逢

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云云淮南王迺不食而死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願陛下自寛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七國反聞盎勸上以誅御史大夫鼂錯當時皆尤錯以爲權首而不甚罪盎蓋七國以誅錯爲名也淮南王反時上以弟故曰赦

之羣臣以法故曰無赦而上自赦之王不幸道死大臣何罪盎棄隙以勸誅丞相御史然則盎果亂人喜權凌上者非但不善錯而擠之也至終不得其死豈不幸耶

淮南王安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安爲人資俊材喜名好士而

蚡以大臣處帷幄私許以非望安之禍蚡啓之也

安反伏誅以伍被之才苦諫數四稚稱漢美而竟

以雷同幷戮蚡不及誅幸也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

云云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

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

如通策焉

右蒯通傳第十五說士能以其辯張爲利害奪人

於頃刻之間類今日言之明日不可復用者若通

説武信以謂范先降而身死邊地必皆爲金城湯

池范陽令先下必身富貴邊城必相率而降後卒

如其言此策也非説也

躬與孫寵謀上變事云云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

皆坐誅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

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丞相王

嘉内疑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云云躬上

奏言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疑有他變闕詐爲卑爰疐使者來上書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公孫祿言躬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上迺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爲有兵亂可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云云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云云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是日日

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上繇是惡躬等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贊云利口之覆邦家此言至躬始造詐計欲擕匈奴而公孫以王者威信排之而不聽卒懷詭心欲以厭星變而王嘉以天不可欺沮之而不從二議明甚而哀帝溺躬憸言初不知悟利口之入人如此哉然躬以利心告變覬覦輔政陰謀誣誅東平王等與董賢俱封賢亦其黨矣后賢惡躬濞加沮焉不旋踵躬敗故人主

苟暗於聽則君子雖彊不足以間小人而以小人間小人則有一隙焉而立聽其浸潤道以相勝然也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絶命辭云云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詆躬云息夫作姦東平誅躬豈但躬敗東平欲因事抵巇謀動蕭牆生釁邊鄙以招權寵快已志未及戮而自殘幸矣懷諼誤國以得禍敗何所取而許其危言高論乎又絶

命詞內訟忠憤感激可勸而後世溺其淫辭故出

之

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過宮門闕必下車

趨見路馬必軾焉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

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以長

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后慶爲齊相齊國慕其

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右石奮傳第十六奮爲善若固有之不以是近名

故人服也下宫門式路馬禮也自漢以來行之者少或行之猶非其誠舜禹行趨人猶以爲賤今世有一切腐儒捨聖人之迹而爲之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獨絃哀歌之徒無補世治豈但人不知化之不笑議而嫉排之則可矣肯慕而化之哉彼誠矯僞欺世度聖人之事皆已才智之所不能及則寧盜其迹之易爲者以誑聾俗而不知察故人皆以爲賤若奮之出於至誠恭謹不知

名之為可近則此所以當世不謗後人尊之不然
父子一切不知學問徒屢屢不為過而已何以隱
然為漢忠臣孝子古今仰之若此哉
慶為丞相時漢方南詠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
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
公家用少桑宏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
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
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

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右石奮傳第十六傳曰天下多事則賢哲馳騖而不足天下無事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慶爲謹厚君子然材智不足道也漢以高帝厚萬石君之故因厚其子孫萬石君以一介之善使冐三事慶正使奕世小心无咎何足以濟鼎足折形渥之凶哉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

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慶慙不任職上書云云上報曰令流民愈多計文不改注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請入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而自以爲得許上印綬掾吏以爲責甚深而終以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

右石奮傳第十六忠實仁厚漢廷如石氏父子者

固不可以一二數而慶又尤謹者豈樂病國害人哉然才非其任智能不及不唯坐視民亡無術以救而至欲以請徙邊類殘忍不愛民體國者之爲葢自古及今所謂一切善人者皆暗不知計議或姦謀助之不幸雷同其弊乃甚於惡人之志殺人者而始終昧昧亦不自知也不然豈其醜之以反室而欲往懼之以責深而復起哉

衛綰戲車爲郎文帝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景

帝以爲廉忠無它賜代桃侯舍爲丞相劉舍朝奏事如
職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

右衛綰傳第十六唐詩人云賈生明王道衛綰攻
車戲同遇孝文時何人都貴位甚矣夫才大難用
論高難信而無能謹厚者之易合且親也

周仁得幸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
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右周仁傳第十六直不疑周仁張歐號爲一切長

者不疑人枉以盜而不自辨曰長者可也若仁上所親如此又時有所問每曰上自察之此謹於保身者也何足尚哉張歐始以刑名進迺能使官屬以爲長者而不敢大欺至涕泣對具獄歐不特愛已且愛人似小勝耳

梁平王襄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初孝王有罍尊直千金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

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云云公卿治奏以爲不孝削梁王五縣梟任后首于市

右梁平王傳第十七漢法行不私多貸其親任后事李太后誠不順而罪梟首此法民懼俗化之本也然任后罪殺之可也梟首暴尸斷恩已甚盎漢習秦餘非旬師之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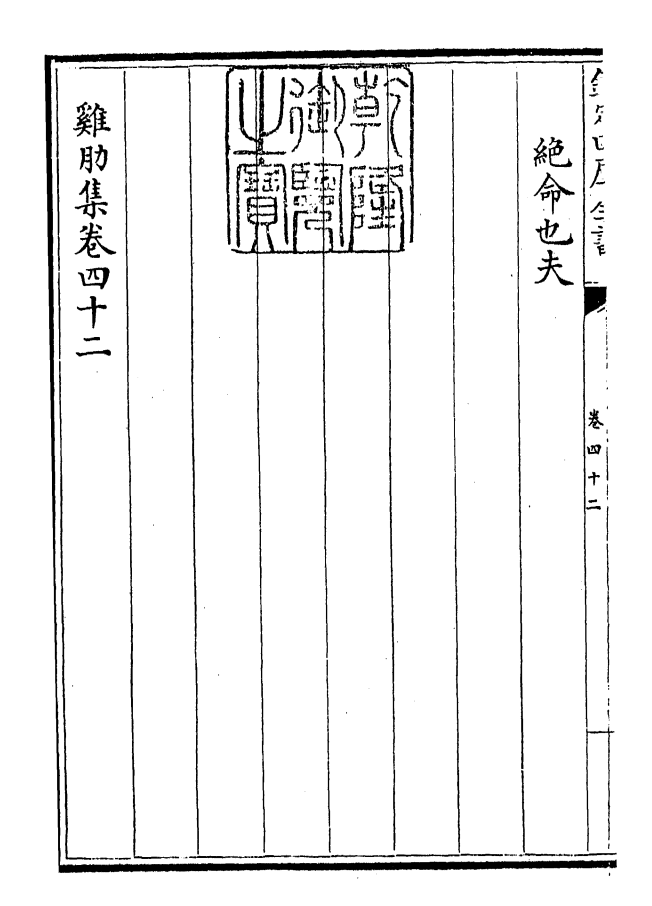
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文帝謙讓

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周勃灌嬰張相如也馮敬時爲御史大夫廼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

右賈誼傳第十八嗟乎士之難進也尚矣絳侯等皆漢功臣忠實宜體國者而見誼進暴不能不害其能況勢利輩哉眉山蘇公言誼志大量小非漢

文不能用誼誼不能用漢文以謂得君如此猶且
以不用死然則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爲歟嘗竊
疑之夫人臣奮不顧身為主立事主任而勿貳適
得自竭以漢文之賢葢能知誼任公卿者而亦且
惑絳灌之私論若中才之主不能知賢葢不足道
既疎不用其議猶彊聒而不舍此誼之所難也若
枉巳以交絳灌之徒而幸不斥至其有爲又與之
異趨則身可容而爲道不行其卒亦自傷哭泣夭

絕命也夫



雞肋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三至四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閻豐

雞肋集卷四十三目録

雜論

西漢雜論十八篇

雞肋集卷四十三目録

雞肋集卷四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西漢雜論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右賈誼傳第十八商君以其術彊秦秦卒并天下

而誼原其弊以謂俗敗於二歲之間夫舍禮義仁

恩則雖得天下不能以一朝居然則秦之亡則其

并天下始也傳曰秦失之彊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云云是時丞相絳侯周勃見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

右賈誼傳第十八誼初見用勃間讒之流離濱死而歸及勃以反見捕人莫言而誼獨以體貌大臣諷上勃幸已釋然上深納其言養臣下節夫誼乃可謂公爾忘私異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者矣

贊曰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

以漢為土德及欲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

右誼贊改正朔尚黃用五既不經見於道抑末曰疏可也中行說教單于得漢繒絮馳荆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飫食皆弃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此教匈奴無為所不能以敗其長技誼之三表五餌意亦出此術豈遽疏哉漢數和親匈奴屢侵邉惟所賴於漢者微也今國家歲以繒

綺飲食遺敵敵意曰欲如漢其貴人宫居冠帯紈綺粱肉愛生而重死甚於華人故兵不輕動動亦易制盖誼之言更千嵗而益驗術豈遽疏哉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云云方吕后時諸吕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吕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云云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

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右袁盎傳第十九諸呂之誅也少帝非孝惠子大臣疑所立以謂駟鈞惡戾薄氏君子長者故定策迎代王太尉握兵奉璽卒立孝文漢之賢君孝文一人而已矣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方呂后稱制勢無劉氏戇如王陵廷爭不可智如陳平依違未言當是而責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則呂后帝母罪所不加是産禄不得而誅大臣反受其咎投鼠忌

器禍機一發當何如哉卒之呂后死而禄産誅劉氏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誠主兵之力也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時危疑社稷無主平居討亂謂之功臣可也而勃擇立孝文謀深而慮遠終孝文既立德尊而澤厚豈特為漢賢君隆四百年之業而已哉而後之人君師其恭儉幾至刑措者皆足以久安而長治則勃之為社稷臣也多矣且盎非純臣亦策士也陽抑勃而陰助之豈正論哉髙

帝常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則高帝以其社稷遺勃已久矣揚雄亦曰絳侯勃之果終之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雄儒者宜責大臣以禮樂然聖人不作禮樂終不得而興謂後世終無社稷臣其可哉若勃以掌握嗣君而意得甚孝文以德勃立已而禮之恭臣主俱失盎能抗論使益莊而益畏則盎得矣

盎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

兄子種為騎常侍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宫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晁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吴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吴楚反聞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吴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絶令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

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迺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

右袁盎傳第十九同子驂乘袁絲變色天下後世以為美談夫使誠實在於民君則固讜言也然盎以悲談害已用種儆謀而發之託公以濟私雖外若忠其實誠不足道也錯始議削諸侯蓋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顧吳楚實反而以誅錯為名錯何

罪哉使盎為國計斬一錯信可無血刃而解吳楚
雖非所以令諸侯姑曰紓目前患猶可也然盎以
錯嘗按已免為庶人會錯欲復按盎而實嬰又與
錯有隙事急投嬰由嬰得對假正以遂姦豈惟忠
不足道蓋罪人也班固言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
仁心為質引義忼慨仁心盎不足當也引義時時
至焉若曰亦善傅會則盎之情也智能先事而謀
談錯無所施自以為得而不足以免安陵郭門之

䚻亦何為哉若止上不馳峻坂却慎夫人坐塞梁

王求為嗣語而班固與其數直諫若此則可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為人陗直刻深孝文時天

下無治尚書者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

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

所還因上書稱說遷博士

右鼂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

不可不慎也函矢巫匠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慎其初晁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董賈同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純於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削直刻深之名豈必其資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慎也觀其論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所惡不彊所欲

不禁至諷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嬈寬大愛人
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已學其術矣不幸議
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議已欲一洒之不可也若
其所行事亦不過患諸侯彊大欲稍削之與盎袁
盎受吳王金諸侯誠驕盎誠賄固不得不治此豈
一切俗吏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盎仇錯得以吳楚
反事藉其口而錯竟以寃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
錯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

外為諸侯報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固亦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死其是非固已白矣而司馬遷獨以謂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夫錯豫為國計慮山東反者抗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其所欲更令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既不盡聽而諸侯固已讙譁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古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哉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文帝嘉之乃賜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右鼂錯傳第十九人臣言事而報以璽書漢法與故事所無也出於文帝嘉錯而為之故傳云寵荅

夫人君自以謂大患在於不明以不明擇不狂自

以謂萬聽而萬不當天下其憂不治也哉嗚呼非其誠心樂善忘萬棄之隆而懼薄氷之危安能以一切之言而慮動乎心其聲於言惟恐不及至於如是之深切哉三代已降人君謙以來下如文帝者寡自漢至唐惟太宗一人而太宗後少懈於文帝愧矣故特出之三章不足道也

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袁盎知其賢乃請徙釋之

補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入物者補官古無此也出於秦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為之然賢如釋之顧出於其間至位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貲宦為御史大夫至與汲黯同稱質直夫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至於袁盎父故為羣盜漢用盎材亦不問其所從来盜子猶可貲何不可乎雖公孫

宏晁錯之徒以科舉進亦未有以的然先數子者後世一切以科舉經術取士公卿貴人捨曰科舉則不能至至入物補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矣何古取之雜不必以學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可雖貴且艱如此而不肖者衆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未易論也自其次言之以天下為一家無為同異以君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而為君子以家為天下家人自有心以

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爲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雜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反也

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

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召釋之驂乘拜為公車令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文帝以尉亡賴嗇夫善對欲官之而釋之引類至論秦之所以亡自此嗚呼釋之可謂見微知治亂之本者也唐貫至亦論科舉取士之敝其末曰至使祿山一呼而天下瓦解思明作亂而十年不復意以謂風俗壞郡邑無人故盜起而民從亂不可禁雖然科舉致寇事不相沿

也然魯酒薄而邯鄲圍嗟夫王者之舉錯可不慎

其微也哉

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曰云云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云云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云云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令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賔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云云夫士卒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云云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復以尚為雲中

守

右馮唐傳第二十閫以外將軍制之賞賜不從中覆固古任將之術也然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夫必有將如李牧以忠於趙為心有不欺上之意動靜必得賞罰以情如是而君不御委任而責成功使得自盡焉可也若將不賢且不能而君不御輕用民死厚為巳私稱不實之功規無厭之利又皆決於外不從中覆姦人之所以為資也可勝

察哉雲南大覆師中國之精鋭再舉而盡而當時權臣掩其敗狀敘其戰功以玄宗之明竟於不寤而稔范陽之覦致劒南之役嗚呼有君如漢文有臣如馮唐魏尚而後可與言此哉

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台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畱内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東海大治台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

文法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為人修潔方正秉義嫉惡故漢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丞相宏上宴見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帷中則黯為上所敬如此下憚之可知矣淮南王謀反憂黯守節而至說宏曰如發蒙則黯為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則黯為人類以嚴勝者而考其行事乃大不然黯在朝數犯顔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

清靜責大指不苛細不拘文法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寛大長者之風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囹黯嫉其刻嘗質湯於上前曰公以此無種此豈嚴者之所及哉渾邪王之降也長安令以馬不具當斬而黯曰令無罪賈人與市坐當死五百人而黯曰愚民無知此豈嚴者之所及哉然則黯平居嚴而臨事寛昔臯陶敘九德曰寛而栗夫栗則不寛寛則不栗自其性之弊不能反也故寛而栗成德

為難乃黷平居嚴而臨事寬則黷於皋陶九德盖具寬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逢吉而天下治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而世之好為一切之論者徒以黷喜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至士不附因病黷以嚴夫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此自黷之短然猶出於嫉惡者至黷愛君恤民仁心為質引義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自昔君臣勢異至論其行事則一以孝文為君寬

矣而其除肉刑蓋以嚴致平亦由黯以嚴名而持議乃出於寛夫人豈可與世之好為一切之論論君子哉

其諫犯主之顔色嘗慕傅伯袁盎之為人

右汲黯傳第二十傳伯梁人為孝王將其事不詳見袁盎數直諫愛君有足道者故黯慕之雖然盎有邪心其下趙談車以欲害巳其致鼂錯誅以欲

按巳皆所謂身私而託公而黯排公孫宏張湯蓋

引義廷爭奮不顧身無介然之私盎豈黯之徒也

哉淮南王遷死上哀不食盎曰陛下有高世之行

三此不足以毀名上迺解雖出於愛君然曰孝過

曾參讓過許由則近諛矣而武帝曰吾欲云云黯

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

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夫人君謂其下聖已則皆自

聖非文帝之賢何足以受之唐虞仁義之不可以

偽為也內實不至而外慕其文焉天下每不治故

黯以是動武帝而不訣然則黯雖戇不能使君必信而其所以愛君異乎盎之愛君矣

黯多病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右汲黯傳第二十揚子或問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夫四人者以羽翼

太子寤高帝而立惠帝張子房之智也許呂后以王諸呂王陵爭而已不爭呂后死乃與絳侯誅産祿陳平之無悞也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乃定策迎代王絳侯勃之果也引昌邑王下殿而泣送之取宣帝民間而北面之霍將軍之勇也此其於國皆當伊周之任因禍而為福轉敗而成功者故揚雄以謂時近世社稷之臣若顯位纔九卿職但諫諍且未嘗遭變也而嚴助已信其輔少主

守成則賁育弗能奪如此其重而武帝亦不疑而許之曰近古社稷之臣何哉傳曰本彊則精神折衝豈惟國勢於人亦然內誠中正則利貫金石而不禦雖莫見於事而其精神固已外讋矣以淮南王之謀不憚下丞相宏而獨憚黯其平居守義有以讋之也故鄭昌以謂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禮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何必良平勃光所遇之功哉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

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汲黯以之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然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盛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非仁心愛士慕

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好善者不可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不然則以舜文酷烈之張湯身為世戮天當勦絕其類而徒以達賢克開其後而有子如安世君子長者富貴令終如此不然是遵何德哉雖然古者行己畏人知君子之好善也性不能已非有為為之也

若言人之長恐可及亦足矣至置驛於郊以夜繼日則凡惡近名畏招權利者所敬而避也當塗大臣同時有位宜任此責者多矣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欲迎受而身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相傾奪賓客無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為為之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為是豈去戰國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忘避此耶士所深忌者在近名近名則必懼毀懼毀則必

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敝至於在朝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以東朝覲之初是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議當任則不堅彼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亦倚以為決者非其臨事失望媕婀之態見則廷臣森然皆不語者何由獨得轅下之罵哉孟子論柳下惠聖之和以為百世之師然語

和之敝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由夫栁下
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其和適可以班於聖排
而下之其不恭適不得為君子嗚呼愿而恭難哉
賈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言涉獵
書記不能為醇儒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不根持論學者之深病則涉
獵書記乃山之所以輕也然漢之所謂醇儒者守
一經專門名家載其師之說世世不易章句訓詁

僻陋而迂滯以為道之精盡安知儒哉古之所謂醇儒者志道而游藝有斐君子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從容則守正臨大節則不可奪如此其可也是以儒服者遍魯國而以儒自名者一人若守經而已何優焉儒者之多也哉然詩禮之流大儒小儒所以發冢則守經之陋至死不易尚猶庶幾此張禹韋賢之徒所以皆得名為醇儒而山輩見輕蓋世喪道而然否則未知其孰賢也

令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云云陛下親自勉以厚天下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竊悼之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山論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

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自謂至言其言可謂至矣夫天下之大生物至夥豈但足以奉一君蓋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産

其視天下如恐傷之雖山亦自以謂帝親自勉以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日再三出哉倘其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悱愛君不自知其諭之已甚至借為諭無所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窮侈其獻言當何如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為不可及也哉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

人有智畧忼慨不茍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云云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濞數十年謀反白頭舉事事未發而陽擿其反謀豈不殆哉濞實隂連齊趙外事三越以孕大禍而陽為不知者言胡亦益進越亦益深為大王患之蘇林以謂微言梁并淮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

破難其計故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其意深矣濞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懵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懵不之察以陽為誠不知其謀而謂陽信其憂助漢耶則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姑為不納此陽所以觸危穽履猛虎而脫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弟少帝與太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

昵其邪臣勝詭計無不從陽與枚嚴適至其國以陽之智略一啟口論事而勝詭固已惡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動吳之禍機以婉而無殃未嘗深預梁事一介於勝詭以不合而幾死士之遊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之辭察與不察時不敢害陽惡暴已私其勢然也雖使傍有讒者而終無殺陽之理自其已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嘗貴驕顯求漢嗣非濞疏遠陰謀者之比

也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而陽爭之其將見殺宜也勝詭握梁權陽為梁囚從獄中上書而言泰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勝詭見之當何如哉至以謂使寥廓之士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介於諂諛見惡而得囚又昌言忠信力指諂諛不屈以求免然而勝詭終不能見害孝王卒以為上客然後

知士從容則可以謀全窮則不可以計免亦直而已矣孔子曰水火尚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況於人乎後孝王敗勝詭皆自殺孝王乃得陽而益親然則孝王豈終不肖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孝王信勝詭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有中人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

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吳

王不納去而之梁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漢聞之斬鼂錯以謝諸侯乘復說云云吳王不用乘策

右枚乘傳第二十一濞始萌反謀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其客皆諫陽詞微乘詞危濞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先聞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乘已去吳濞已舉兵遂事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濞為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濞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

能漠然不問而捨濞哉棄之智亦足以及此倘曰
愛漢與吴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顯求嗣漢棄
與陽亦時其客陽諫而棄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
濞始微謀惡先誅士後已舉事奚卹人言棄揣其
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
雖漢廷臣悍如袁盎而敢於刺殺之至害棄與陽
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亟死棄以不敢諫依違
得全怯矣且棄名梁客食其食而不救其禍於陽

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不及桑此其意也然桑文辭過陽具所謂七發蓋相如比自陽已下不及也

雞肋集卷四十三